

——那年深冬，雪似柳絮，壓低了他的傘緣。

李驀然 字念想

漠然漠然，默然默然，回首驀然，燈火闌珊。站在燈下的不是人，是念想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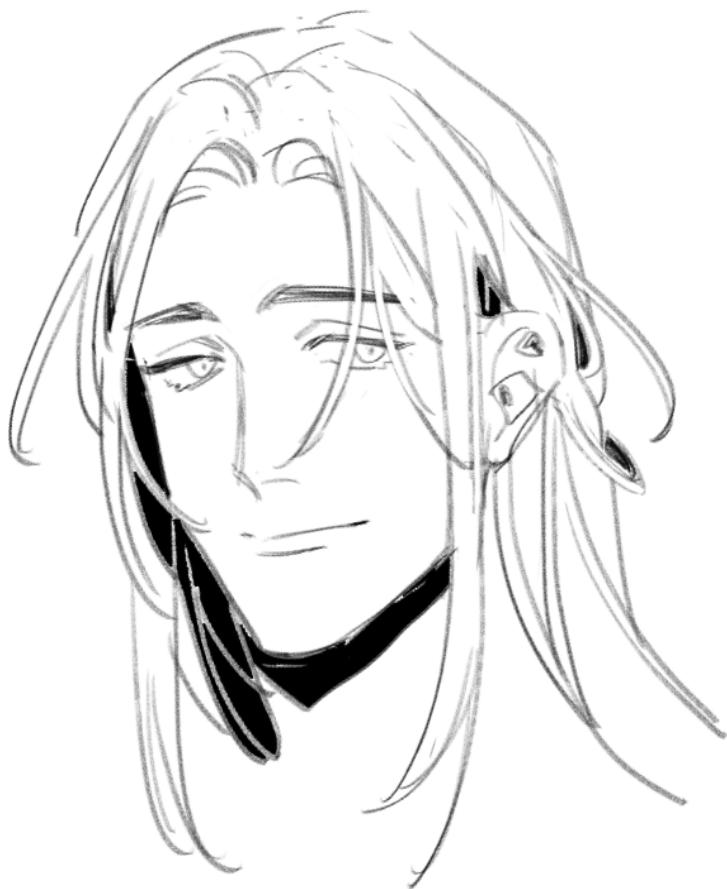


(繪師：孫)／[點我大圖](#)

外貌

李驁然身上有一股渾然天成的儒雅，正襯他謀士的身份，卻又帶幾分恰到好處的貴氣，多一分顯得驕矜，少一分顯得酸腐。他的五官生得端正，眉如遠山，眼尾略長，宛如翹翅，右側眼角下有一枚小痣，顧盼之間似乎總帶著三分餘地，五分長情，又叫人如沐春風，看不出絲毫涼薄；眼睫濃密而纖長如鴉羽，在師長卿眼裡又像師家渡口綿綿的細雨，在湖面上織成煙波，小船划過亦不見水波，便是那叫人看不透又放不下的煙雨江南。

李二公子肩上總是披著鑲毛的大氅，他倒也壓得住這樣厚重的衣裳，行走之際不顯拖沓，也看不出一絲矯作，繡著暗紋的衣襯滾滾如雲浪，彷彿這大氅天生就屬於他的肩頭，壓不過他的風采，也不至於辱沒了他。



氣質神情參考, 感謝嘆幣轉蛋

簡設

李家二少爺，滅門血案中唯一的倖存者，被老尚書收為義子，成年後改回李姓，承李家香火。信權信利不信情義，機關算盡太聰明，自認功利得坦坦蕩蕩，涼薄得清清白白，將心中的念想藏得嚴實，一心做個負心人，最後也真成了負心人。

✧

師長卿 字晚陽

茶為血玉為骨，抬眉藏書生銳意，舉手盡酒客俠情。



(繪師：孫)

外貌

師長卿雖出身江南，卻叫人一眼看了就覺得英氣凜然，高大而不魁武，舉手投足間頗有幾分大漠荒煙的豪情，又不乏江南文人的風流銳意，劍眉斜飛入鬢，高鼻深目，雙眼黑白分明，肅起神色頗有幾分咄咄逼人，歛眉垂眼卻不乏柔情。似有幾分胡人血統

白衣紅穗，深冬時僅有幾天會披上大氅，一把刀一壺酒從不離手。



氣質神情參考，感謝嘆幣轉蛋

簡設

白衣刀客，大俠多管閒事，一把刀一壺酒單人走江湖，鐵嘴棉心，心中有個細雨芭蕉的江南，輕舟煮酒的師家渡口。

父親曾受李家之恩，後師家人遠赴關外不幸客死異鄉，養於江南陳家堡的師家獨子師長卿於成年後得知此一陳年往事，便來到長安尋恩人的么子。與李驀然性格迥異卻互相吸引，最後卻因為種種原因斷了這說不清道不明的念想，於長安奪嫡之亂塵埃落定後分道揚鑣，長安城外茶肆一別，相忘於江湖。

師長卿曾與李驀然相約來年再會細雨芭蕉的江南，師家渡口輕舟小船，釣魚煮酒，成了燈火闌珊處最溫柔的念想。



繪師：貌似先生



全劇情短打↓↓（可看可不看！）

#1 孤城

「我可曾負他？」

「不曾。」

那年深冬，雪似柳絮，壓低了他的傘緣。

「不曾。」他重複道，「可他見我負過太多人。」

「我不曾負他絲毫，可在他眼底，我早是那負心人。」

「報應不爽。」公子一身華裝，鑲毛邊的大氅壓在肩上，起初呢喃低語，漸漸轉為大笑，「報應不爽。」

無人應和。火紅夕照燒盡了滿眼雪色，野火似蔓向了身後的長安孤城，這天，卻是越發冷了。

「.....晚了。」公子將傘後傾，似在惋嘆這詐人的冬陽天，「回吧。晚了。」

#2 殘陽

師長卿的眼裡容不下砂粒，這樣的人在名利場，最後不是死了，就是走了。李驀然便打著傘將他遠遠地送走了，徒留下長安城外一地野火似的殘陽，像是抹不去的血，又像是抹不去的那年。

長安城外驛站旁的小茶肆，李驀然舉茶代酒替他餞行，茶涼了，俠客走了，他就在茶肆裡坐著，看著，直到那佩刀的身影再看不見了。

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於江湖。

往後數十載，長安城裡有他的名聲，江湖裡有他的蹤影，每一年深冬，都有柳絮飛雪，血色殘陽，野火孤城。

後來，李驀然才曉得，那原是他們最好的收場。

#3 江南

「哪日要是你到了江南，一定來找我。我帶你去師家渡，細雨輕舟，吃魚煮酒。」

李驀然看著師長卿言笑晏晏的模樣總依稀能看出個江湖大夢，鮮衣怒馬，快意恩仇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來明日愁，師長卿的江湖裡，本無那些庸人自擾，牽掛煩憂。

他笑了笑，從太白居的雅間往外看去，燈火通明的長安城裡一片琉璃華夢，唱不完的戲和唱不完的陰謀算計，你方唱罷我登場，三人成一臺戲，真是熱鬧極了。「什麼樣的神仙滋味，倒叫我好奇起來。想來是這長安城裡找不著的美味，才叫你這樣念念不忘。」

「就是普通的草魚而已。」說起那江南，在師長卿心裡總是特別軟，許是離家遠了，想起的便都是好的，一花一木都比這長安要好些，「師家渡口總有輕舟小船，船東煮酒，船客豪飲，連帶著水裡的魚都嚐了酒氣，現釣著吃起來似也有一股酒香。」

「帶酒氣的恐怕不是魚吧。」李驀然這回笑得比先前真心許多，「那我恐怕是吃不著了，我不像你，五穀不分四肢不勤的，讓我釣魚還不如讓我投水餵魚乾脆得多。」

「說笑了，我做東哪能要你動手，你要有興致就釣著耍耍，要不想費那心思，就且坐著等我給你釣就是了。」

「這麼好？讓師家的公子給我煮酒釣魚，神仙的日子也不過如此罷？」

「這才到哪。」師長卿笑了起來，「李二公子開口，再難的我也得試一試。」

李驀然笑著笑著，眼底的光就淡了。不對，他想，這樣的話師長卿不該說得那麼真，他該再更雲淡風輕些。這樣的話在談笑間不過是一句順水推舟的打趣，由師長卿說出來就不一樣，李驀然知道他總是認真的。這樣一個人，鐵打的骨頭，軟不下來，豆腐做的心，硬不起來。

那麼硬的脊梁，那麼軟的心腸，要如何在這吃人的長安活下去？

他自忖沒有嘆氣，可師長卿卻放下酒杯，「你可是不信？師晚陽絕無戲言。莫說在江南輕舟煮酒，就是在這長安城裡，只要你一句話，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」

「只是說一條魚，怎麼就赴湯蹈火了。」李驀然不看他的眼，笑著帶過他的一腔真心，長睫半掩，遮住了眼裡光影，「行了，我信就是了。」

李驀然信。他怎麼不信呢，師長卿一言九鼎，旁人說赴湯蹈火，不過口中戲言，可師晚陽那張嘴，總是真的。他的心也總是真的。

李驀然怎麼不信。他怎麼能信。

「那就這麼定了，改日我到了江南，一切賴你。離了這長安，我一個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閒人，大抵也就沒什麼用處了。」

話甫出口，李驀然又想，錯了，他也錯了。這話他不該應，他不該應得這樣順理成章。李驀然這廂利索地應了，師長卿那頭旋即就知道此行是成不了了。

他定是曉得了。

否則何以師長卿不再說話，只是回頭看著他，那眼神叫李驀然幾乎以為師晚陽看著的是他魂牽夢縈的江南，否則映著他眸底的那縷微光又何至於那樣軟，軟得那樣悽然。

多叫人鼻酸。

#4 念想

「長安城裡百花爭妍，最美的要屬權、名、利，娶誰都不外乎意在這三美，男男女女，紅顏枯骨，又有何區別？這長安城裡，又有誰成親真是想尋一個知音人過日子？」

「我想。」

戲臺上，兩個女子私訂終身的戲碼迎來陣陣倒彩，戲臺下，一樹梨花斜飛入窗，落英似雪，李驀然和師長卿被太白居的窗框在一景裡，卻連一齣能讓人喝倒彩的戲都唱不出來。師長卿側首看他，常亮的眼裡似有明火，燒得人丟盔棄甲，潰不成軍。

李驀然有時候也會想，錯就錯在長安。

在長安，師長卿敢唱，李驀然也不敢和。

於是他也懂了，師長卿為何總念念不忘江南。驀然驀然，燈火闌珊。念想念想，又念又想。不能念，也不要想，沒了念就不會再想。

許是師長卿總在他面前念著江南，念著念著，叫他也不禁想了起來。

#5 應劫 (R18)

李驀然自與他上了床榻，便不曾見師晚陽有過一絲羞恥，浸著慾望的眉眼端的是順理成章，那神態如何能不讓人發狂。

光這身子便讓李念想愛得幾乎有些恨，恨不得將他連皮帶骨吞吃入腹，永遠藏在骨血裡才好。

而那骨下的滾燙魂魄，他甚至不敢多嚥，生怕此生再也跨不過這情劫。

#6 垂楊柳

東廂的書房正對著荷花池裡的水上戲臺，荒廢了許久，鮮亮的彩漆斑駁脫落，兩側垂柳倒是越發茂密繁盛，隔著一汪苔綠皺水，遠遠望去，直要將那謝了幕的戲臺並舊日的榮華一同掩映。

李驀然立在窗邊，放下手中書信，側首望向門口，就見那門框上倚著個人。師晚陽的長髮散著，一身雲紋錦袍，襟口微敞，通身浮著一層融融濕意，看著倒像個長在南方白牆黑瓦下的玉公子。許是讓熱氣化了眉眼的銳利，師晚陽神色難得慵懶，透著三分柔和，安靜地倚在那兒也不知看了多久。

「怎麼在門邊站著。」半晌，李念想輕笑了一聲，「師公子這是給我看門呢？」

李二公子似是被眼前的景色給取悅，口吻略帶調侃，以他素日的性格已是輕浮孟浪，師晚陽卻渾不在意，只是站在那兒又瞧了一會，方搖搖頭，直起身向他走來，「旁的事我也使不上力，給你看門又何妨。」

李念想便又彎了一下唇角，沒應這話，轉而取下茶盤上的空盞，沏了杯新茶，背指推向他，目光這才又落到書簡上，長睫半掩，遮著細長的眼尾。

孟夏的長安還未燥起來，雨水珠串似地自芭蕉上墜下，又讓薰風裹著帶進廊裡。窗內浮著茶香，茶面上幾縷白霧氤氳著，淡了涼意，濃了墨香，景物清雅，人更端方，任誰也想不到半日前這屋裡的兩人還糾纏在榻上抵死纏綿，一番風月如過眼雲煙，卻是一切如常。可師晚陽和李念想都知道終究有什麼不同了，沒有那樣意義深遠，總歸是讓橫在他們之間的距離短了些。

像那楊柳，有南風吹過便順理成章地伸手，隔著一臺戲，輕拂伊人眉眼。

#7 枯荷

到頭來，李驀然自己都想起當時的話題了。總歸不過是長安城裡這些人，那些事，你方唱罷我登場，金頂琉璃瓦，長安不夜城，總是熱鬧得緊，總也不消停。

李驀然身在局裡，也當執棋手，這幾年師長卿守在他身邊，看他步步為營，每一步都走得千驚萬險，如臨危崖。師長卿知道，李念想與他不同，他生來就在這棋局裡，跳不出去，便只能一路往上爬，從棋子成為執棋手。

長安不如江南多雨，可在師長卿看來，長安的天遠不比江南清明。

那年春末，長安城外的桃花謝了大半，李府東廂書房裡，師長卿靠在窗邊，聽李驀然盤著長安的局。他自覺在這些事上七竅只通了六竅——一竅不通，旁的使不上力，李驀然願意說，他也樂意聽。

那年桃花謝得晚，夏雨卻來得早。聽著聽著，師長卿聽見窗外荷花池裡雨打殘荷的動靜，不知不覺靜靜出神。李府的公子生得雅致，性子卻不如何風花雪月，偌大院子多年未曾打理，今年還未到荷花大放的時節，李府的荷花池已是一片伶仃敗落，只餘幾把枯黃的殘葉讓初夏雨打著，碎不成調，與江南煙雨打芭蕉的趣意截然不同。

師長卿將手探出窗外，接了一捧雨，李驀然話音未落便從容收住了，隨後便只餘一句笑語隨著雨水落到他的掌心。

「你沒在聽吧？」他這話說得笑意盈盈，師長卿知道他並未責怪。李驀然不介意師長卿在聽他盤這些殘局時走神，不如說他本也不是特意說與他聽的，只不過是一個樂意說，一個樂意聽罷了。

師長卿對於自己的所作所為一向坦然，他收回手，掌心一捧雨珠子便碎玉亂瓊一樣落滿窗櫺，「這時節長安難得下雨。」

「今年是潤得早些。」李驀然眼裡含著笑，隨他望向窗外，「江南不總是煙雨廉纖？我以為你早看慣了。是憶起什麼了？想得這般入神。」

「在想，」師長卿回首，眼角微彎，枯荷掛雨似地含了點笑意，「想哪一年帶你去江南聽雨。」

#8 尚書

師家渡原只不過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渡口，在素有水鄉澤國美稱的江南就如同雲夢大澤裡的一碗水，倒進去就找不回了。

可這樣的小渡口，有著江南隨處可見的小船輕舟，雨打芭蕉的平凡景致，美但毫無特點，卻因著「尚書酒」而漸漸頗有了些名氣。

「尚書酒」其實無甚來頭，不過江南最常見的一壺酒，撐船的東家在細雨天煮給船客暖身，用的什麼酒，拿什麼煮，煮多久都沒有講究，好賴全憑船東的手藝。

這樣的酒本無名姓，能得這麼個響亮的名聲，那得要說回前朝一個尚書。這尚書姓李，土生土長的長安人，將過而立便位極人臣，卻不知為何未及天命便辭官掛印，遠下江南定居。相傳這李尚書直到辭世都不會離去，埋骨江南，一次也沒有再回過長安。

李尚書傳奇的生平故事給流傳出了十數種版本，大多在改朝換代後漸漸乏人問津，唯有這「尚書酒」的妙名經歷了戰火的淘洗，非但沒有被遺忘，反而成了師家渡這一帶騷人墨客津津樂道的前朝佚事。

細雨芭蕉，輕舟小船，是江南最美也最尋常的風景，相傳李尚書生平沒有其他嗜好，過著簡樸而低調的生活，唯有這杯同樣毫無特點的酒，是他一生所鍾情。

那些年，師家渡口人人都知道有個李尚書，但凡下雨的日子一定會到師家渡口，輕舟煮酒，隔簾觀雨，看黑瓦白牆融在煙雨裡，楊柳岸上一片盛世清平。

/

「師家的少爺？沒啦。十幾年前，西北戰亂，師家的公子應官府徵召去了前線，隔年大軍凱旋，他卻再沒回來了。哎，師家過去在江南也算是不大不小的名望，最後一線香火就這樣斷了……唏噓是唏噓，倒也不算辱沒了祖宗的門楣。江湖兒女，卻心懷天下，也是無愧於蒼生。」

江南的傘，與北方的大不相同。

李驀然看著茶樓外熙來攘往的遊人，心裡想。又輕又小，想來是禁不住長安的雪。

可江南的雨和長安也不同。用不上那樣厚重的傘，用不上鑲毛的大氅，用不上鹿皮揉製的靴。江南的雨接不住，碰不著，也躲不開，綿綿細細，仿若耳語。落到煮酒的爐子上，片刻便化作細軟的霧氣，不待一吹，就一乾二淨地散了。

#9 亂世

自從落敗的師家大宅裡住進了長安來的李尚書，師家的名聲在江南一帶又漸漸響了起來，在師家渡口，熱鬧的街市中時不時能聽見說書先生提個兩句師家少爺的生平，說此人生於師家，長於陳家堡，少時在江湖闖蕩，原是一生逍遙命，卻在奪嫡之亂，長安廣招天下各方志士之際身赴朝堂，後又遠赴邊關沙場，守國保家，一生無愧天地世人，實為少年英雄豪傑的典範。

可只有他身邊的隨從知道，師長卿離了江湖，無論是赴朝堂或沙場，都只守一句諾言。師晚陽向來一諾千金，視言如命，他守著父輩的恩情，守著祖命，守著承諾，守著李念想，就像守著自己的命。

奪嫡時他在腥風血雨的長安城裡護他周全，塵埃落定後離了長安，師長卿原可以回他的江湖，一生逍遙，卻又毅然決然去了邊關，替長安城裡當了尚書的李驀然守國門。

師家的公子決定投身軍旅時，江南百姓無不稱一聲高義。但陳家堡的公子卻替他不值。陳公子與師長卿情同手足，得知他的決定後一心苦勸，道：「江湖兒女本該逍遙自在，如今天下大亂實非天災而系人禍，朝野傾軋殃及池魚，你我本非池中之物，又何必淌這渾水？」

師長卿便說，「江湖兒女天下為家，如今蒼生有難又豈能獨善其身？你我都是塵世中人，不求大道，不求長生，但求問心無愧，不愧蒼生。」

師長卿說得凜然，可他知道自己也有私心。

長安不是李驀然的長安，可師長卿守的卻是李驀然的邊關。此去西行，既全了大義，又稱私心，他為何不去？

有李驀然的長安留不住他，沒有李驀然的江南也留不住他，於是師晚陽便去了西疆，大漠孤煙，黃沙埋骨，守住了他的江南和念想，他的長安和他的大唐。

#10 阿巖

自長安一別，阿巖再見到李驀然時，他們幾乎都認不出彼此了。

西北一役，師長卿沒了，作為僕從的阿巖也身受重傷，雖然勉強保住了性命，可他總掛念著沒能和主子一起留在關外。

他恨，他恨啊。

他怎麼能拋下主子苟且偷生地活著呢。爛命，真是爛命啊，護不了主子，連死在對的地方都不會，爛命一條。於是他便真將自己活成了一條拖命的狗，只不過還喘著而已，任誰看到了也不會說他還是個人。

師家沒了主，散了僕從，再自然不過地荒涼了。阿巖就守著師家不斷破敗的老宅，看著這曾經熱鬧繁華的宅子，和沒用的自己一樣，慢慢地老了，敗了，就等著死了。

不知少爺在關外待了多久，江南也已經快要沒有師家渡口的時候，這任憑歲月虛度，始終細雨綿綿的江南，竟也有等到那人的一天。

李驀然，長安的李尚書，在小皇帝即位後，不顧聖意連番慰留，將一身錢權名利都留在長安李家的宗祠，帶著原來那個僕從，輕裝簡行地下了江南。

阿巖從沒想過，真的能有那麼一葉輕舟，載著李念想，搖啊搖地划進了師家渡口。

他在一棵楊柳樹下，看著那艘泊在渡口的船，船艙外掛著的簾幕被掀起來，並隨著錦衣一起又垂墜下去，李驀然就站在船頭，望著不遠處的渡口，半晌，他問，「這兒便是師家渡口？」

那年輕的船東還愣了愣，樹下的阿巖卻因為這句師家渡而驚醒了，待到那搖船的毛崽子語帶遲疑地答到，「從前是叫這個名」的時候，他方才想起那人是誰。

這世上，除了自己，又還有誰至今仍記得師家渡口？

恐怕也只有李驀然了。

可惜師家渡口勉強還在，師家卻早已經沒了。

不只他，李驀然也幾乎認不出他來了。他最後還是認出了。長安人都說，只要見過，聽過，沒有李尚書認不出的人，想不起的事。整個長安都在他心裡一一記著，在他的棋盤上一一盤著。可沒人知道，他心裡是不是還有一個煙雨婆娑的江南。

原來他心裡是有的。阿巖這樣想著。看著楊柳岸上的李驀然，此去經年，他早已不是長安城裡那個李二公子了，曾經依稀可見的一絲鋒芒再尋不著，甚至連一身大氅都換成了繡雲的錦

衣，只有那古井無波的臉上，熟悉又陌生的眉宇間因為故人重逢而起了一絲波瀾時，方才能依稀尋得當年長安城外，那個打傘為他們餞行的年輕郎君。

可他們終究都不一樣了。故地滄海桑田，故人相逢不相識，年輕的船家都要忘了師家渡，可他和李驀然，師家渡和整個江南，卻都還記得師長卿。

師長卿從沒有變過，也再不會變了。

後來呢？

後來，李驀然翻修了師家老宅，李家唯一的後人就這樣帶著兩個僕從住進了高掛師家匾額的宅院，江南多了個李尚書，人們漸漸又想起了師家渡，尚書酒。

一別數十載，李驀然和阿巖記憶中全不同了。

他說話直了很多，也不顧慮了，有一說一，有二說二，阿巖不免猜想，他究竟是把自己活成記憶中師長卿的模樣，又或者是他只是終於能說出那些在長安，在師長卿面前說不得的話。

他就這樣住下來，在江南，在師家渡口，在師家的宅子裡住著，住著，阿巖突然意識到，他也和自己一樣，看著，等著，盼著哪一天，能望著江南綿綿的雨幕闔眼。

師家渡口有細雨煙波，尚書煮酒，一葉扁舟就這樣搖啊喲地，過了盛唐，過了中唐，過了晚唐，五代十國，進了大宋。

師晚陽沒了，李念想沒了，大唐都過了。

這江南，卻還有一個細雨廉纖的師家渡口。

#11 故里

江南的晚年，李驀然最常做的便是待在東廂的書房裡，隔窗觀雨。江南師家和長安的李府不同，江南總是有雨，窗外卻只有一苑長青碧綠的芭蕉葉，尋不得那楊柳掩映的斑駁戲台了。

窗外雨打芭蕉，李驀然隔著煙雨綿綿，遠眺西北的天。

看著看著，八百里外大漠荒煙的邊疆似在眼前，那兒也曾有一人守著邊關，望著長安。

李驀然想，這一生他願埋骨他鄉，能否換得一人魂歸故里？

#12 浮生

李驀然和師長卿的第一個吻在奈何橋上。

紅塵路上分道揚鑣，師晚陽先行一步，李念想姍姍來遲，奈何橋上聚首，總算是全了那年未能在江南實現的一句再見。

師長卿看了李驀然很久，他們都還是風華正茂的模樣，師長卿從未變過，而李驀然的眼眉褪去滄桑，彷彿還是那年長安城外的年輕郎君，打著傘笑對似血殘陽。

「等你好些年了。」師長卿常亮的眼裡有笑光，李驀然便對他笑了笑，對姍姍來遲的這些年隻字未提，師長卿又看了他好一會兒，像是要將他整個人捂進眼底，便再不會錯過。半晌，他輕聲道，「若有來生，願不再相見。」

多少痴男怨女在奈何橋上苦守數十載，就為在飲孟婆湯前求一句來生再會，而師長卿卻要在此與他恩斷義絕，來生不復相見。

只有李驀然知道，師長卿是為了成全他。

李驀然此生負人無數，可他心中唯一有愧者唯有師晚陽。說他涼薄也好，執迷也罷，是他愧對師晚陽一腔真心。他要不起，又捨不下，雖未負他，卻不如負他。

於是師長卿在奈何橋上與他吻別，做了那個負心人，今生便兩不相欠。無論是否有來生，李念想和師晚陽都只留在這一世，那條漫漫紅塵路他們走過，錯過，卻不會走錯過，分道揚鑣，終是殊途同歸，他鄉埋骨，也已魂歸故里。恩怨情仇，是非對錯，在這橋上都有了交代，不會悔過，縱情深緣淺，又何必求來生再續前緣？

不如相濡以沫，相忘於江湖。

#+1百年好合

奈何橋上吻別後，李驀然和師長卿並肩同往枉死城，在排隊等投胎的隊伍尾巴抬頭一看：等待時間一百五十年。遂聽從本地居民推薦，先於枉死城中尋了一處離奈河不遠不近的宅子落腳。

同居五年後有冥差上門，一則知會李驀然量刑已定，功過相抵，仍需輪轉眾地獄受刑五十年，一則知會師長卿可前往投胎，師長卿問不去可否，冥差答可，但此胎乃他此世善行功德換來，上上籤的好胎，富貴長生，一世無憂，清平常樂；下次投胎時機在一百五十年後，且只能算做中等，大災大劫沒有，惟凡人庸擾，早年家貧，中年庸碌，晚年病痛，一個不少，師長卿答好，又對李驀然說，卿且去，我再等你一回，這次我去接你。

李念想頷首便往。

五十年後，那天城門無雪，天無晚陽，李念想自地獄來歸，鬼城不見天日，街上卻有火光。驀然回首，燈火闌珊處有故人如約來赴會。